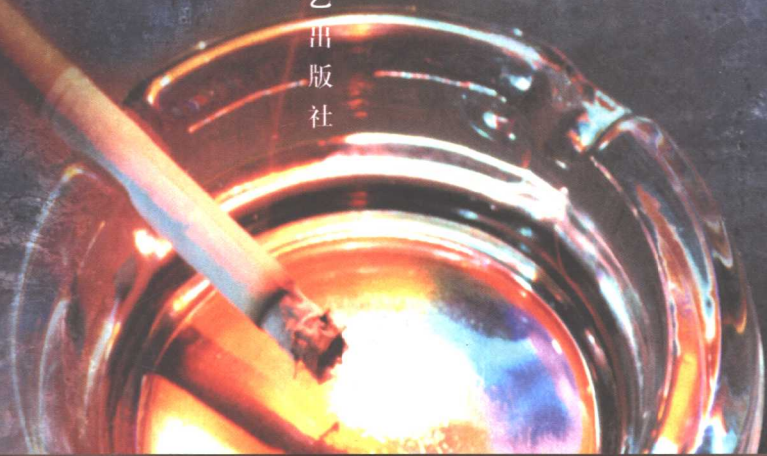




村人著

北京时间

时代文艺出版社



村人著

北京时间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时间/村人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5
(企鹅丛书)

ISBN 7-5387-1673-4

I. 北… II. 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3510 号

北京时间

作 者:村 人

策 划:张 明

责任编辑:叶天洪 李东亮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省三河市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1.5

版 次:200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673-4/I·1598

定 价:19.80 元



村人：

栖居在常州的闲人

以自由写作为生的忙人

不时出没在北京胡同的外地人

经常行走在祖国大好河山之间的逍遥人

已出版小说：《月色撩人》

《别坐在我对面》

《眉飞色舞》



选题策划：张 明

责任编辑：叶天洪 李东亮

装帧设计：**台和工作室**

版式设计：肖凤霞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

——题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时格式

第一章 八里庄南里

1

酒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谁也说不好，反正老庞今天中午和晚餐和它有过两次亲密的接触。中午 11 点 20 分就开始和几个老乡坐在小饭店里喝。踉跄着离开小饭店时，眼看着天暗了，黑了，赶紧回来，才从郊外的昌平，紧赶慢赶，到了朝阳区的八里庄鲁迅文学院，老庞朦胧醉眼里的时间似乎是 20 点 11 分。

路上走了差不多两个半小时，好在老庞带着随身听。

自从离开山东老家，到了北京，老庞只听一盒磁带，肖邦的钢琴曲。



就像肖邦是为离家而又想家的人专门写曲子的，倾听着肖邦的曲子，老虎仿佛依旧行走在家乡的山水之间、在家乡的天空下。

老虎刚来北京那会儿，每次外出，总在学院规定的时间内返回。这也与老虎对北京的地理环境和交通情况不熟悉、加上并不富裕有关。要不，老虎尽管在外面玩，玩晚了站在道旁一招手，出租车羔羊般乖顺地拢过来，说上哪儿就给你送到哪儿；要不，老虎可以潇洒地住宾馆，等天明之后再返回八里庄南里。陌生的地理环境、不熟悉的交通状况和干瘪的腰包，促成初到北京的老虎成了一名守纪律的学员，也算环境造就了人之一例吧。

上了二楼，平时喧闹的走廊里，只有灯光疑惑而不习惯地面对沉寂，老虎也只听到风在窗户上敲着一些没有装订严密的玻璃，嘿，万鸟飞绝，人踪全灭。人都蒸发到什么地方去了？老虎当然也不习惯被寂静吞噬了的时间，站在走廊里两下瞧瞧，并不明亮的灯光悠悠地晃荡着，犹如医院的太平房。对，就是那样的感觉。老虎去过医院的太平房，老虎的叔叔被汽车撞了之后，直接就被送进医院的太平房。

那是什么声音？

老虎的耳朵灵敏地扇了扇。

音乐声。

就像宽阔的水面上印着的一缕从上游漂来了的淡化的血丝。

是音乐声，肯定是音乐声。

老虎耳朵贴在走廊的墙壁上，音乐声绵绵不断地通过建筑物传递过来。这一招是老虎小的时候从电影上学来的，要判断鬼子的坦克汽车摩托车来没来，八路总是趴在地上，耳



朵贴着地面，一听一个准。没想到老庞在 1999 年 4 月的北京派上了用场。

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

老庞回宿舍拿了毛巾，走到盥洗室里拧开水龙头，嘴凑到水流下面，灌满了，尔后仰起脖子，咕噜咕噜地漱了三次口，然后一手抄着水，往脸上泼，脸就弄湿了，伸手把搭在脖子上的毛巾扯下来，擦去脸上的水。

临出宿舍里，老庞没忘了给自己坑坑洼洼的脸上抹点养料，而后一边上楼，一边用双手使劲地搓着脸，要不脸上的洼处肯定会残留着没有抹开的粉。

老庞莫名地兴奋，说不清是因为白天去昌平的中国政法大学和老乡相聚了，还是刚才自己用从八路那里学来的土办法侦察到了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节奏。总之，就是高兴，高兴，高兴。难道我老庞就不能有高兴的时候吗？老庞朝没有灯光的地方投去一瞥，不屑一顾，学着北京人的腔调，嘴里蹦出莫名其妙的一句：你大爷！

三楼。

四楼。

五楼。

教室里灯火正辉煌着呢，平日里排列整齐的桌子椅子，此刻被堆在墙壁四周，500 平方米的教室中央腾出一块空地，男男女女随着音乐的节奏，相互地搀着抱着搂着，欢快的脚步沉浸于想入非非之中。许多带把的爷们儿带着一副陌生的面孔，脸上是意淫的笑，左手故意往后拉，右手呢，尽量地拍在女学员的丰腴或者瘦小的臀部上。这些狗日的，算起来都是老庞的学弟，来自五湖四海，在鲁迅文学院窝上一年半载的，就猫在北京不回老家了。在北京磨刀，回老家杀



人。平时也不知道学哥们忙些什么，但有一条是准确无疑的，只要鲁迅文学院到了招生办学的季节，学哥们就人模狗样地窜回八里庄南里 27 号，戴上涂了一层具有文化使者色彩的眼镜，遮住目光里那点勾引新进入北京的外省女性的急切需求，各自心照不宣地溜来了，这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了，问题是偏偏每一届的女学员们几乎甘愿白痴般地被学哥们骗着哄着，去路边小店要一扎燕京牌啤酒，一碟椒盐小黄鱼（一斤能称一百条的那种），一碟酱黄瓜，最多还有一份水煮肉片，要不换上酸菜鱼。一顿下来，女学员们小鸟般地依赖在学哥们的身边，去学哥自己也说不清的旮旯角租住的房间里，躺着谈文学谈北京去了，一直到翌日上午女学员们才迈着浪漫的脚步，带着一副因缺乏睡眠而显得苍白的脸回来。

每届的小鸟都被上一届学哥们的枪给击中了。

男学员们心里窝着愤懑，可又不便发作，还得讨好着女学员，做梦都想与女学员们有一染。老庞从来不把脑筋放在这上面寻思，一方面老庞觉得女学员们是自甘堕落，啊呸！都是些什么鸟？另一方面也算老庞有自知自明，谁让他老庞先天的遗传本身就有缺陷，后天又没能得到改造，歪瓜裂枣，连被女人看上一眼，都是老庞的荣幸。好在文学这玩意儿没有性别，若是文学也有性别的话，不管是男是女，早就把老庞一脚踹下五洋捉鳖踹上九天揽月。



学哥们到“鲁院”来怎么寻花探花采花，老庞都不嫉妒，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折吧，即使别人压根就瞧不上的花、不愿意折的花，也容不得被老庞染指，花儿不乐意，宁可在枝桠上枯萎，也不甘心被老庞碰一下，更别说折了。

可今天的老庞一兴奋，肚皮里灌下的酒，一个劲儿地在

他的胸腔内瞎起哄、作祟，居然也就真的把老庞这种自轻自卑的人，也怂恿出一股豪气来，端着个架子，摇摆着就走进了教室，走进了舞池，两条手臂张开，仿佛也搂了一位美女似的，左手举到肩，右手置于小腹前，扭腰送胯，洋洋自得。好在这时的气氛里，各自陶醉于自己的心事里面，也不去关注本来就不值得他们关注的老庞。问题是老庞的欲望膨胀了，当华尔兹乐曲终止之后，老庞随着大家一起走到舞池旁边休息，老庞坐了没一会儿，就觉得身边少了点什么。原本老庞周围一二十个人，正当老庞乐哈哈咧着嘴笑时，周围的人一个个躲避瘟疫般地弃老庞而去，满树上就剩老庞一粒瘪枣。老庞非但没有难过，反而用他浓郁的山东方言，纵情高歌：

老子身上两杆枪
一杆短来一杆长
长枪前方打敌人
短枪后方打姑娘

放肆的声音侵占了整个教室，所有的人在老庞粗野的调子和粗野的意思里发愣。那些外来的学哥，摸不清老庞的底细，以为大凡在这样的场合里敢如此表现的人，一般都是好汉；熟悉老庞的男女学员，却觉得老庞怎么能这样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别以为站在枝头就是喜鹊，你老庞一辈子也就是只乌鸦，即便说你是只益鸟，谁家的门前也容不得你叫唤。似乎老庞偶尔的一次放肆，把一届学员的脸都丢光了。

老庞不管这些，唱完之后，就觉得嗓子发干，最好能对



付点儿茶喝，左右瞧瞧，没见有谁把茶杯搁在桌子上，像是谁都知道他老庞的心事一般，都把茶杯握在手里。老庞咂咂嘴，双手撑在桌子上，双脚用力一蹬，屁股就搁在了桌子上。这时音乐响了，发愣的男男女女把老庞扔在一边，携手步入舞池，该搂的搂着，该抱的抱着，该贴的贴着。老庞双腿悬空，随着音乐的节奏晃荡着，沉醉于刚才自己用家乡小调扯出来的那四句词里，得意着呢。

渐渐地，老庞又有了非分的需求，老庞想有个伴，有个舞伴。这是一个危险的欲望，若是老庞贸然出动的话，至少是引起骚乱，若是往坏处发展，今晚一场殴斗在所难免了。好在老庞即使在欲望燃心之时，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他一贯的自卑，不会去侵犯别人，即使找舞伴，也是用他老庞特有的方式去邀请，并且只要老庞出面邀请，对方绝对不会拒绝。

老庞和他的舞伴一下舞池，原本在舞池里陶醉着的男女们，犹如一阵听到枪声的鸟，纷纷逃离了舞池。

舞池里只有老庞洒脱地和他的舞伴自由地舞着。

老庞怀里抱着一张课桌。

老庞浑然不知舞池里只有他和他的舞伴，即使是男女学员们都鸟散了，乐曲也撤了，只留下灯光孤零零地照耀着老庞和他怀里的那张课桌，老庞依旧跳得如痴如醉。

舞会就这样被老庞给×了！



“庞边，你存心捣蛋是不是？”老庞一回到二楼，同宿舍的新疆诗人葛昌向老庞开炮了，“咱这一届学员的脸都给你

丢尽了。”

老庞嘻嘻地笑，先把桌子上一杯冷开水灌了下去，又从床头摸出一袋花生仁，一粒粒往嘴里扔，看着葛昌，“你以为班长真的是干部了？嘿嘿，你搂女同学，我抱桌子，姥姥的，你还要嫉妒我，真他妈的不够意思。你说，班长，你说，你和几个女同学伸了一腿了？说啊，你。”

“你小子又灌尿了，是不是？”葛昌举手扇了扇从老庞嘴里喷出来的酒气和蒜味。

“还诗人呢，狗屁，李白斗酒诗千篇，没酒哪来诗，你居然说酒是尿？算了，我老庞算看扁了你，这辈子你都屙不出一句诗来。”

老庞只顾往嘴里扔花生仁，一粒一粒地扔着，正目不瞧葛昌，走到宿舍门那儿，一拉，出去了，把正气得脸色发青的葛昌独自撂在了宿舍里面。

老庞一边往嘴里扔着一粒粒的花生仁，一边下了楼。

到了楼下，在大楼的左侧的两棵雪松之间的空地上，来回地走着，一直走到手上的花生仁一粒不剩地扔进嘴里，老庞才快步走到东边的那棵雪松下面，背着黯淡的月光，拉开拉链，哗哗地撒着尿。尿冲在雪松挨着地面的树枝上，树枝不停地晃动，既像是向老庞招手问好，又像是沉醉于痛饮老庞的尿中，老庞的尿里有很高的酒精含量。

撒完一泡尿，老庞自在了些。

老庞正准备回楼上的宿舍里去时，一只装满冷水的茶缸从天而降，砸在了老庞的头上。老庞哎哟一声，头上就起了个大疙瘩，水顺着脖子灌进了内衣里面，冷得老庞直打激灵。



“你大爷的！”老庞抬起愤怒的脑袋，冲着大楼的窗户骂

着，“姥姥！”

大楼上所有的窗户都静悄悄地关闭着，透出和蔼而文明的光亮。

“谁在那杳晃骂人呢？”敖古丽都从楼里走了出来。

“我，老庞！”老庞耿着脖子，一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好汉姿态。

“谁惹你了？”敖古丽都先是看见老庞身边地上的一只茶缸，而后才注意到老庞头发上往下滴的水，敖古丽都似乎明白了怎么回事，也抬起头，看看大楼，“算了，走道踩了马粪，算了。”

“我操……”老庞意识到不能单独和女人在一起时使用这样的句子，立即噤声，抬起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再撸一把头发上的水，甩了甩手。

“到我那里坐坐，消消气。”敖古丽都热情地邀请着。

“啊？噢，好，好，好的。”老庞怎么也没有想到，平时从来没有跟他单独说过话的敖古丽都，居然会邀请他去她在学院外面租赁的房子里去坐坐。

老庞约落后敖古丽都半步，往学院外面走。又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暗自骂了声：“操你大爷！”不过这时的骂，不再是愤怒，而是一种显示，骄傲与自得的显示，显赫的显示。

3



出鲁迅文学院大门，朝南走 150 米，左手拐弯，进了胡同，再向前走 200 米，右拐进去 20 米，到一家大院里面，有一排鸽笼似的简易小屋，从左数过去第三间，就是敖古丽都租赁的房子了。敖古丽都打开门，顺手拉亮了灯，招呼老庞进了屋，随即把门严实地关上。

“坐啊。”敖古丽都指着床沿，对老庞说，“就小了点，不过便宜。”

是小，撑死了算，也就6平方米，摆一张床，一个简易挂衣柜，一张用木板搭成的桌子，一张小凳，再有两个人，屋子就算挤得水泄不通了。

看来也只好在敖古丽都的床上坐着了。

老庞的屁股刚落在敖古丽都的床沿上，就不自在起来。他看到床顶头的那个窗户，下半部分用一块绣着民间图案的布拉起遮着，上半部分则是用纸糊上的，问题就出在上半部分，居然有一张周润发的招贴画贴在那里，而且是《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的剧照，这不是要老庞的命吗？跟普通的男人相比，老庞的相貌已经寒碜得紧了，现在让周润发的照片在这里一比较，老庞得在洗脸盆里淹死。

敖古丽都依稀明白了老庞的尴尬，先把床头的一盏小灯打开，把大灯拉灭了。周润发的影子总算隐去，老庞的心随即踏实了些。

“洗洗脸吧。”敖古丽都给老庞倒了盆热水。

“我还是回宿舍洗吧。”老庞犹豫着说。

“随便。”

老庞见敖古丽都不太乐意，知道有了误会，赶紧，指着自己的脖子说：“这里面都是水，潮的，冷。”

“脱了，我找件衣服给你换上，别感冒了。”敖古丽都说着，就去简易挂衣柜里找衣服了。

老庞蹲下身来，双手伸进脸盆里面洗手洗脸。

“换上吧。”敖古丽都还真的找出一件烟灰色男式衬衣来，扔在床上。

老庞想了想，伸手把床头的那盏灯尽量压低点，才脱上



身的衣服，敖古丽都坐在小凳子上看着老庞脱下一件件衣服。等到老庞把上身的衣服全部脱掉，光着膀子时，老庞伸手拿起那件烟灰色的男式衬衣，手却一个劲儿地抖动着，怎么也伸不进衣袖里。老庞先是听到了敖古丽都费力的喘息声，抬头一看，敖古丽都已经站在了他的身边，伸出手，抚摸着老庞身上凸现的肌肉。老庞先是看不清敖古丽都脸上的表情，接着是干脆不敢抬头看敖古丽都，只知道敖古丽都的手在他的上半身抚摩着。老庞根本体味不到被女人抚摩是怎样的一种感觉，若是真的要老庞说出此时的感觉的话，那就只有两个字：麻木。

敖古丽都坐在了老庞的腿上，她的手也不再满足在老庞的上半身上寻找，跌落到了老庞的裆部，接着就拉开了老庞的裤子拉链，直接朝里面探索进去，就在敖古丽都接触到老庞的那个部位的一刹那间，她的手遭遇了蝎子蜇了似的，缩了回来。

“你是雏？”敖古丽都好奇地看着老庞，大拇指在手掌里拨动着，敖古丽都的手掌里，是老庞的精液。

老庞羞涩得几乎要找个地洞钻进去，头一直往下勾，抵在了自己的双腿上。

敖古丽都站起身来，然后老庞就听到敖古丽都洗手的声音和她像捕捉到猎物般开心的笑。

“把裤子脱了吧，洗洗。”

敖古丽都说话的声音让老庞听起来那么动心，使老庞丝毫生不出违抗来。



4

老庞在敖古丽都的“学校”里进修了几个小时后，穿上衣服，走出六平方米的屋子，原路返回学院。学院的门每晚23点准时锁上，任谁喊也不开。好在老庞在敖古丽都身上得到的勇气比他长了30年所积攒得还要多，抬脚踩在门框上，一勾手，抓住门上面的铁条，很轻松地就翻进了学院。纪律随之被老庞踩在了脚下，碎了。

操！

宿舍里的灯还亮着，不过葛昌早就睡着了，打的呼噜跟新疆葡萄似的，一串一串。

你大爷！

老庞幸福地躺进自己的被窝，想着敖古丽都白花花的身子和鼓鼓胀胀的那对奶子。

先是被一杯冷水砸在头上，接着是被一个金元宝砸在头上，天知道，怎么就如此不明就里地从敖古丽都那里初学了一门生活的技巧。老庞得意地把手伸进内裤里，领导般地伸手握着自己那截操练过度的尘根。

5

翌日上午9时许，老庞站在宿舍里的窗户前，远远地看见敖古丽都走进了学院的大门，老庞的心怦怦地乱跳了起来，身上发热，尘根蠢蠢欲动。老庞瞥了一眼手腕上的表，



而后又看着敖古丽都，一二三四五地数着敖古丽都的步子。眼看着敖古丽都走到大楼前，迈上台阶了，老庞的心越加跳得厉害。

“看谁？”葛昌注意到老庞慌乱的心绪，走过来，朝外面看看，空荡荡的，“别眼睛发花，一头栽了下去。”

老庞白了葛昌一眼，拉开门走了出去。

走到二楼的楼梯口，敖古丽都正好从一楼迈上二楼，一脸孤傲地走着，像是根本没有看到老庞似的，从老庞的身边走了过去。

老庞傻了。

这是咋会事啊？老庞不明白地回到宿舍里，躺在床上。

上课的预备铃声响过之后，葛昌招呼老庞上五楼教室，老庞索性掀了被子一角，盖在脸上，葛昌喊了几声后，见老庞不理他，也就独自走了。等葛昌离开宿舍后，老庞才把盖在脸上的被子掀掉，气呼呼地坐起来，朝床边的椅子踢了一脚，椅子咣当一声倒在了地上。

姥姥！

铃声响了第二遍，老庞才伸了个懒腰，有人从楼下，咚咚咚地往上奔跑着，一会儿奔跑的声音消失了，走廊里又归于沉寂。老庞走出宿舍，在楼梯口听了听，没有人走动的声音了，才快步走下去。老庞不愿被学院里的人碰到，一个个都摆着谱，端这个架子，其实说白了也就是个会写字儿的，大家彼此彼此。。



出学院门时，老庞看见做门卫的那个中年妇女在黑板上写着通知，又有人来包裹或者是汇款了。中年妇女转过身来看看老庞，严肃地问道，“谁让你进来的？”随即又马上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她的通知了。姥姥！中年妇女问同样的问题